

闪光
足迹

报告文学集



闪光的路

(报告文学集)

乌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乌盟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 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为锐意改革的人们树碑立传.....	白朝蓉(1)
羊山沟巨变.....	李尧(5)
历史的脚印.....	谷丰登 高梧(23)
春潮逐浪高.....	谷瀛滨(44)
为了第二次起飞.....	王致钧(64)
他为祖国绘丹青.....	李世琦(85)
为了甜蜜的事业.....	刘晓廉(108)
求生之路.....	湘霖(116)
碧海连神州 青山赤子心.....	欧沛音(133)
骏马，在杜尔伯特草原上奔驰.....	蒙根高勒(153)
又是黎明.....	王念赤(164)
风沙区里播绿人.....	马耕田(176)
国徽，在头顶闪光.....	杨茂春(187)
金钥匙.....	田滋茂(201)
后山奇人.....	张永昌(213)
铮铮铁骨顶歪风.....	王剑(240)
小溪，默默地流.....	王磊(247)
矫健的鹰.....	李希晓(261)
天高任鸟飞.....	肖军(269)
嫣红的云霞.....	郝秀琴(279)
未加雕塑的群像.....	刘平(288)
温暖的心.....	李茹莲(298)
创业者的足迹.....	丁德奎(309)
希望在她的肩上.....	宋复泉 韩晓勐(314)

为锐意改革的人们树碑立传

——代前言

白朝蓉

在欢庆新中国诞生三十五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呈上这本报告文学集——《闪光的路》。尽管比起工矿那如山的乌金、机械，比起农村那似珠的五谷杂粮，比起牧区那如云的畜牧产品，这本书是微薄的礼物，但它却凝聚着各族人民对这个天翻地覆的变革的深情，饱含了作者们对锐意改革的人们的敬意！

雄鹰，任狂风怒吼，仍搏击长空，一往无前；海燕，任暴雨滂沱，仍大声疾呼，展翅翱翔；骏马，任道路坎坷，仍奋蹄疾走，任劳任怨。改革者，是我们时代的雄鹰、时代的海燕、时代的骏马！

我赞美她，我崇敬他！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闪光的路之所以出现在人们脚下，全是那些勇于探索的先驱们踩出来的。这本报告

文学集，可以说是他们那坚实脚印的记录，也是他们咤咤风云的气魄和伟业的再现。他们之中，有运筹帷幄而又脚踏实地的领导者，有睿智饱学而又精明果断的知识分子，有精于创业而又大刀阔斧的工农群众，有工交、农牧、教育、科技、城乡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呼啸前行的一代新人。在改革的浪潮中，这本集子中所写的人物，虽然只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然而，透过它，却可以窥见壮阔的大海，听到时代的强音。

文艺必须同时代一起前进。在历史处于伟大转折的当今，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看不到现实生活真实而鲜明的图画，看不到披荆斩棘、开拓前行的艺术形象；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能起到鼓舞干部和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团结奋斗的精神去推动改革，推动四化的进程，岂不是没有尽到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责任？胡耀邦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而是站在旁边，专写和演唱那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的东西，或者站在后头，专写和演唱那些‘凄凄惨惨’、‘不堪回首’之类的东西，那能有什么前途呢？”（《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胡总书记的话深刻地指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跟上时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惜，我们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有不小的差距。

讲具体一点，文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坚持“二为”的方向，当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改革的大趋势鸣锣开道，为改革者树碑立传。即在改革这个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感人形象，歌颂一代新人的光辉业绩。不仅文学如此，音乐、摄影、舞蹈、雕塑，各个门类的艺术作品都要体现时代精神，努力再现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塑造出过去一切作品中没有过的人物形象。

锐意改革的人们，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人，也不是个个金头玉身、三头六臂，白玉无瑕。他们是现实的人，也是历史

的人，是新的斗争中矛盾的一方，同时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加之改革的道路弯弯曲曲，不是一条笔直、平坦的通衢，而是和传统的决裂。其间必然有失败、有反复，新旧交替，明暗杂揉，呈现出异常的错综复杂、五花八门。文艺工作者只有表现出这个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刻画出那种丰富而又鲜明的个性，其作品才能真实、感人、富有艺术魅力。就此而言，这本集子中的一些篇章还显得有些单薄，无论生活内容和人物形象，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厚度。

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带来文艺的繁荣。时代向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是站在它的前头，做它的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呢？还是站在它的后头，冷眼向世，孤独怅惘呢？经济战线的勇士们已经冲锋在前，我们文艺工作者莫非乐于鸣钟其后？人家甘冒矢石，我们连一点轻伤也怕负吗？我们要增长一点改革家的勇气，具备一点改革家的气魄，来迅速反映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为此，除了抓好思想和艺术修养以外，还要特别注意生活积累。我们要有一种热情和积极的态度，在已有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和生活领域。要了解、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宝藏，在变革生活的激流中，和改革者们同忧共喜，同呼吸共命运。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为创作新的优秀作品储存和充实丰富的生活和艺术材料。快步入新的生活！快熟悉新的人物！快写出新的作品！

报告文学因为具有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而有别于小说和散文成为一种轻捷、锋利和富有时代气息的独特文学样式。人们喜爱它，不仅是因为它能够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因为它能够给读者以亲切感、信任感，能够产生特殊的艺术魅力。但编辑这样一个集子，我们还是尝试。随着时代的前进，文学工作者的努力，报告文学这朵鲜花，在乌兰察布盟一定会开得更

加绚丽多姿。

时代呼唤着文学，一切有志气、有作为、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勇敢地站出来，拥抱生活，和时代同步前进。

羊山沟巨变

李 禧

这是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小山村。象这样的山村，在我们乌兰察布盟足可以找出几千个。但它又绝非那种随处可见的普通山村。它曾经以连续五年吃返销粮二百九十四万斤，最低亩产只有七斤的一片残局而使人目瞪口呆；它也曾经以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之后，粮食总产猛增到九十六万斤，不但当年摘掉“吃返销”的帽子，而且向国家交售二十四万斤粮的生动记录使人们大开眼界。这个小山村是引人注目的，它的贫穷、它的富足、它的这种巨大变化，都曾经深深地撼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中央委员、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周惠、中共乌盟盟委书记太平，都曾经在这里的山坡上、田地里留下他们的足迹，都曾经在社员空空的米面缸前留下沉重的叹息，也都曾坐在农民兄弟们的热炕头上，为丰收、为明天、为三中全会路线的伟大胜利，纵情欢笑。

这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小山村就是察右中旗羊山沟。它将作为中国农村三十五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一个典型，载入我们金色的史册。

羊山沟位于以寒冷著称的灰腾梁（灰腾梁为蒙语之音译，意即冷的山梁）上。这里海拔两千多米，平均无霜期只有八十多天，最短的七九年仅五十二天。羊山沟虽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却是一片天然的美丽牧场。与绿草滩相伴的是碧水粼粼的淖尔（灰腾梁传说有九十九个淖尔，故亦名敖伦淖尔锡勒——九十九泉山）。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牧民，遵循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法则，在这里繁衍生息，辛勤劳动，创造了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灰腾梁被大面积开垦，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牧场退化、淖尔乾涸、民不聊生。到解放前夕，羊山沟一带的一百五十户人家五百六十口人，在偌大一片土地上只经营着六百多只羊，一百五十头牛，三十头毛驴，种植着五千六百亩土地。

解放给羊山沟的穷苦农民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灰腾梁在党的阳光照耀之下，迅速改变着贫穷落后的面貌。到一九五九年，羊山沟亩产达到一百七十斤，每个劳动日分红一元五角，羊发展到一千八百只，牛发展到三百一十头、马一百四十匹、驴二十头。农民们过着自给有余、自得其乐的小康生活。即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心头燃烧着的那团建设新生活的烈火也没有熄灭。羊山沟人勒紧裤带，把锃亮的犁铧插进干旱的土地，把希望的种籽撒进广袤的田野，象勤劳的黄牛一样埋头苦干，象穿石的滴水一样坚韧不拔，用劳动的汗水，用后山人深沉火热的性格，浇灌着、改造着这一座“冷的山梁”。

然而，当万年历旋转到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四年的时候，历史的脚步突然变得沉重起来。“四清”运动的浪潮裹夹着一种不祥

的预兆，席卷了这一块“二〇〇〇高地”。在这块高地上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十五年的众多的下级指挥员，第一次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和经过三年困难刚刚恢复元气的生产一起，遭受了无情的打击。“黄金时代”结束了。羊山沟的工分值由“四清”前的一元五角下降到一九六五年的七角。随着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又下降到一九六六年的五角。

然而这只是那场“伟大”浩劫的预演，灾难才刚刚开始……

文化革命之所以“史无前例”，就在于它“横扫一切、荡涤一切、打倒一切”。它连祖国北部边疆、海拔二千多米的这个偏僻山村也没有放过，它连这一群解放前与文化无缘，解放后才一撇、一捺学着写“东方红，太阳升”的农民也没有放过。一批又一批的基层干部被批、被斗、被赶下台；一块又一块肥沃的土地被“社会主义的草”所吞没。而“挖肃”，那一场旷古未有的“挖肃”，更将野蛮、愚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和羊山沟人的心灵与肉体一起遭受摧残的，是羊山沟已经日趋贫瘠的土地。大寨式的梯田、大寨式的大井，和贫穷一起，在这高山之颠、白云深处，安家落户。而“割资本主义尾巴”与“革莜麦的命”，则将这一场违反自然规律的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生长期较长的小麦在无霜期只有八十天的灰腾梁不加选择地、大面积播种，其结果，自然是颗粒无收。直到此时，“社会主义的草”才充分表现出它无比的“优越性”；羊山沟居然整整三年，没有开过仓门。玉米——中国的和外国的，象一条不息的河流，满载着无限的哀怨和忧愁，流进灰腾梁这个和玉米世代无缘的小山村。

燃烧在人们心头的那一团希望之火终于在一缕缕青烟之中熄灭了……

早在一九四三年就参加革命，为新中国的解放流过血、负过伤的老党员宋振业，债台高筑，少米无柴，五六个孩子披着一张

破被，坐在连一块席子也没有的土炕上嗷嗷待哺。他的老伴儿在三九天卖掉最后一件后山人必备的狗皮皮袄之后，终于把脖子伸进左的路线在她面前悬起的套索。幸亏有人及时发现，她才幸免一死。

吴润海——一个和粮食与泥土打了多半辈子交道的老实巴脚的农民，因为无处告贷，难以活口，也终于狠狠心，把三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扔在家里，拿起了要饭棍，而且一要七年，从“业余”，变成了数“莲花落”的“专家”。

一九七六年十月，那场一刮十年，几乎毁灭了一切的龙卷风，终于被人民的巨手，革命的铁腕扼制了。中国革命升起了新的曙光。但是，要让这块已经长满了“社会主义的草”的土地象打倒“四人帮”那样，一夜之间就打出粮食来，谈何容易！何况普及大寨县的热潮还没有稍许的减退。贫穷在继续着。

然而，曙光毕竟已经升起，大地毕竟已经复苏。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当丁进举老汉手里捏着仅有的一块钱置办年货的时候，供销社售货员的心被他——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特有的精细、特有的耐力、特有的信心，深深地感动了。这一块钱他是这样开销的：一角钱花椒、一角钱干姜、八分钱糊窗纸、三两柿饼子、二两水果糖。还剩一角四分钱，他呵呵呵地笑着说：“来两个二踢脚，一个接财神，一个迎喜神！”

售货员望着他脸上的笑容，热泪迷住了一双眼睛。透过迷离的泪水，他看见那笑容中透露着刚毅、透露着信心，闪烁着我们中国农民崇高品格的光辉。

裹着红纸的两个二踢脚被丁进举老汉那双颤抖的手拿走了。黎明，它将带着他和千千万万灰腾梁人火热的希望，高高升起在星光灿烂的夜空，去接“财神”，去迎“喜神”。

丁进举老汉的希望没有落空。正月十五，那个团圆的日子，那个吉祥的日子，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带着春天的信息，开进羊山沟。人们都趴在结满霜花的玻璃窗上，睁大眼睛，看着这山里人难得一见的“扁蛤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车上走下来的竟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周书记是听说羊山沟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后，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驱车攀上这座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峰的。一路上，眼望着一个又一个“墙上没泥，房檐不齐”，风雪中歪三倒四的小山村，周书记心里特别难受。他慨叹，革命成功三十年之后，我们这个政权的基础——农民，还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不过，在这种痛惜与负疚的感情之上，涌动着的是一股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暖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一条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正确路线已经制定；一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教育运动已经以不可阻挡的气势，遍及中华大地。而当他作为党的中央委员，热烈鼓掌通过三中全会各项决议的时候，他就坚信，彻底铲除十年内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的日子已经到来！现在，穿过风天雪地，走进羊山沟——这个灰腾梁顶的小山村时，尽管眼前道路崎岖，但他的脚步那样轻捷。他要再实地看一看左的路线到底给人民带来多么巨大的危害，他要亲口告诉被生活的苦水浸泡着的农民兄弟，好日子就在眼前！

于是，他走进宋振业老汉家，紧紧握住这个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的老战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把力量和信心传递给他；他走进还在外面讨吃要饭的吴润海的家，握住小女孩凤英那双肮脏而又瘦弱的小手，把希望和嘱托传递给她；他还走进借助二踢脚的威力，把美好的愿望升腾到茫茫天际的丁进举家，握住那双辛

勤一生，一分钱掰八瓣花的苍老的手，把欢乐和喜气传递给他！人们的心，那被十年风雪冻成一块冰的心，被周书记送来的这股暖流溶化了。一刹间，他们觉得有了依靠，他们觉得有了希望，他们觉得他们的心又和党紧紧贴靠在一起。泪水，苦涩的泪水、感激的泪水、兴奋的泪水，从庄户人的眼角汨汨流出。他们握着周书记那双温暖的手，信任地问：“周书记，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周惠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制定了一条翻身致富的路线。党的政策放宽了，大家的思想要解放。不要把大伙儿都捆在一条破船上，一起受穷。象你们这样的三靠队，可以放大胆子搞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

真正的庄户人谁不知道，这是眼下过好日子的唯一出路。只是十年内乱，以及由此一直追溯到五十年代末期的那条根深蒂固的极左路线，把人们的心捆得太死了。他们无法相信，也不敢相信，天下会有这样好事。“包产到户，能行？”

周书记坚定地点点头：“能行！能行！党支持你们，政府支持你们！一定要把生产恢复到我们的‘黄金时代’——五十年代！”

人们的心活动了，人们的心豁亮了！五十年代，那龙腾虎跃的五十年代！那充满希望的五十年代，是灰腾梁人所熟悉的，是灰腾梁人所难忘的！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一个劳动日曾拿过一块五角钱！

现在，周惠书记的话又点燃了他们心头那团已经熄灭的火焰。拳头攥紧了，眼睛闪亮了。面对着灰腾梁那连绵逶迤的山岭，他们真想放声大喊：“包产到户，我们一定要干！”

羊山沟人真的干起来了。这一年，他们有四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五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

然而，就象羊山沟人脚下那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羊山沟人在这一场伟大变革中所走过的道路也很不平坦。七九年，在灰腾梁气象史上是罕见的一年。这一年，这里的无霜期只有五十二天。一场又一场的严寒，把他们收拾得平平整整的、倾注着心血、希望和热情的责任田扫荡一空。秋收时，几乎颗粒无收。返销粮的“河流”没有被截住。不过，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谁也不会把这笔本来应当记在老天爷头上的欠账，记给生产责任制的。至于羊山沟人，对于他们走过的道路更没有丝毫怀疑。信反，经过一年的实践，他们从中摸索出不少可供自己和别人借鉴的好经验。在天灾面前，他们又一次表现出灰腾梁人在三年困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执拗、热情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他们重整旗鼓，迎接责任制以后的第二个春天。

三

然而，那毕竟是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最初时期。左倾错误路线的流毒还相当严重，人们心中的余悸还远没有消除。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搞包产到户的争论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甚至每一个家庭，激烈地争论着。“倒退”、“复辟”、“走资本主义”，这种空喊了十几年，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的老调，又摆出一副正统的架势，板起一副革命的面孔，用激烈的言词批判着、抨击着、教训着那些搞“异端邪说”的改革者。

中共乌盟盟委始终坚定不移地和党中央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性。一九八〇年春天，当时的盟委副书记兼盟长太平在对羊山沟、羊圈湾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又到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早的凉城县做了整整八天的调查研究。这八天里，他的足迹遍及从蛮汉山到岱海滩的所有公社，所到之处叫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太平同志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观点，肯定了

凉城县贯彻生产责任制的作法，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并在《内蒙古日报》和《乌兰察布日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是对凉城县委几年来艰苦探索的总结，也是对羊山沟、羊圈湾，以及全盟各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先行者们的褒奖和鞭策。

太平同志的文章给正在艰苦奋斗的羊山沟人送来了力量和信心。他们的心田象历经劫难的灰腾梁一样，只要春风送暖，即使冰雪如磐，也会吐出新绿，开出鲜花。他们一鼓作气，进一步完善了生产责任制，九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大包干。

一九八一年，羊山沟在连年遭灾，家底极簿的情况下，由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盟委、旗委的指示，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次获得了大丰收。这一年，他们粮食总产九十六万斤，不但一举摘掉“吃返销”的帽子，而且向国家交售余粮二十四万斤。面对着仓满囤流的丰收景象，眼望着一辆辆满载粮食的大车向旗里奔去，羊山沟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都在心里默默地说：“老哥！咱们总算挺起腰杆子了！咱们终于可以把自己生产的粮食，贡献给祖国了！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觉得自己无愧于农民的称号了！”

无愧于农民的称号，还有什么比这满含苦涩与深情的话语，更能表达羊山沟人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农民，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在他们看来那真是奇耻大辱！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并不是他们自己。

羊山沟人因为尝到了生产责任制的甜头，便越发珍惜他们已经得到的这一切。他们期望着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们期望着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更加幸福的生活。可是，忧虑似乎和我们的农民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又刮来一股冷风，包干到户被强加了种种莫须

有的罪名。灰腾梁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羊山沟人望着满天翻滚的乌云，眉头又一次皱紧了。就在这时，周惠书记和太平书记第二次来到羊山沟。这两位羊山沟人民的贴心人，羊山沟农民的靠山和依托，看到社员们家家仓满囤流，高兴得连连点头，高兴得赞不绝口！他们又一次深深体会到，能让大多数人幸福，那才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幸福。当周惠同志和太平同志了解到社员们怕政策改变的忧虑之后，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明确表示：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他们还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稳定生产责任制的有关精神，鼓励羊山沟的干部、群众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推动全盟及整个自治区的工作。笼罩在羊山沟人心头的乌云被这两位和蔼可亲的党的领导者那温暖的笑容、真诚的话语驱散了。人们爽朗地笑着，他们坚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已经在灰腾梁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们将沿着这一条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太平同志经过对羊山沟及全盟广大农村生产发展形势缜密的调查和研究，又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在《乌兰察布日报》发表题为《政策利民，由穷变富》的调查报告，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他指出：“通过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付出劳动和所得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越直接、越密切、越精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越高。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正是满足了现阶段农民的客观需要，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号召全盟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完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促进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

羊山沟人民没有辜负各级党委对他们的关心和期望，没有辜负周惠和太平同志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用忘我的劳动创造着丰硕的成果，报答党的恩情，报答领导的关心。

四

作为领导着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也不能算稀少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该有多少问题需要考虑，该有多少事情需要处理。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羊山沟，这个灰腾梁上的偏僻小山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受够左的路线之苦，刚刚开始过上好日子的农民兄弟。

一九八二年，党十二大召开前夕，年过花甲的周书记在太平书记的陪同下，第三次来到羊山沟。这时的羊山沟确已“旧貌换新颜”。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已经趋于稳定，趋于完善，人们正沿着富裕之路，稳步前进。考虑到我们内蒙古地区整个生产发展的形势，以及灰腾梁地区高寒、无霜期短，农业经济十分脆弱的特点，周惠同志和太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羊山沟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他们挨门逐户地访问了“养畜重点户”，鼓励他们大力发展畜牧业。太平同志是牧人的儿子，他深知灰腾梁地区发展畜牧业的优势和潜力，熟悉牧业生产的知识和技能。他和羊山沟的农民兄弟们一起算了一笔细帐。羊山沟牧场宽阔，水草丰美，每头（只）牲畜可占地八点六亩。这就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而畜牧业不论对增加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还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是一项极其有利的事业。如果羊山沟的农民户均小畜十五只，每年仅羊毛一项即可收入二百二十五元；一般性处理五只，可得款一百七十五元。两项加起来就是整整四百元。如果再养大畜，下一个马驹就是四、五百元，下一个牛犊就是二百多元。所以，太平书记笑着说：“要想富，先养牧。”

太书记还和大家一起研究制定了发展林业生产的具体规划。羊山沟由于地处高寒地区，一年四季大风不断，不适合种植高杆